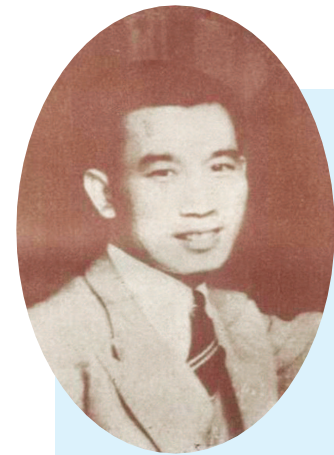


◀（上接 8 版）

如谓乙编之书，既非库本，似不必与甲编合印，以昭划一。实则甲编之书，悉用库本，本已无甚价值可言，今有乙编辅行，使甲编之书为之增色，海内外学人必奔走相贺，使天下后世知大部筹印此书之经过，非草率将事者可比，岂不善哉。如谓乙编之书征集非易，善本无穷，乌能立致？此亦过虑。且中国版本目录之学，至今日而极盛，国内固不乏精通斯学之士，国外亦有闻风继起者。关于调查编制诸项，尽可延聘专门名家，或委诸以藏旧刻善本书著称之公私图书馆与中央图书馆，共同负责办理。限以时日，事必能成，是非得失，在此一举。此愿为先生告者一也。

（二）四库全书“未刊”本名称，及范围内容应重加考量也。查四库全书，据稿本入录者，为数无多。即辑自永乐大典或录自抄本者，当时亦大抵有刊本或覆刻本。第历世久远，遂湮没不传耳。兹所编印，如统以“未刊”为名，似欠斟酌。不如以北平图书馆近编之罕传本目，以“罕传”为名，较合于逻辑也。如谓“未刊”云者，乃狭义的而非广义的，则狭义的“未刊”究至何代截止。谓截止于明代以前耶，则何解于近出之中央图书馆所辑拟目中，亦有明人著述在内。谓截止于明清以前耶，则书虽刊于明代，而传世之希罕，不亚于宋元旧刻。如《北河纪》《滇略》等书，何以悉未采入。且中央馆拟目中所收宋元人著述，如经部之石鼓论语问答，四书管窥，史部之太平治统类，大金德运图说，熬波图，子部中之资政要览，集部之茗谿集，山房集，本堂集等，皆有同光后单刊本，或丛书本，何以又悉行列入？似此矛盾支离，殊难索解。似应即日延聘通儒，从长考量，否则徒令外人齿冷。此愿为先生告者二也。

此上所举，均系当务之急，务希先生等本学术公器之至意，采愚者一得之靖献。弟等不敏，于簿录之学，粗涉藩篱，自当勉尽绵力，共襄大业，以底于成。文化前途，实利赖之。敬布区区，诸希见谅。专此顺颂道祺。李盛铎，陈垣，顾燮光，沈士远，张允亮，顾颉刚，朱启钤，徐鸿宝，刘复，叶恭绰，马廉，汤中，董康，冒广生，陈寅恪，傅增湘，马衡，陶湘，江瀚，徐乃昌，赵尊岳，朱希祖，张之铭，刘承幹，沈兼士全启。【《影印四库全书 学术界反对 叶恭绰等再向教部建议》，天津《大公报》1933年8月16日第一张第四版，同日《北平晨报》、天津《庸报》，21日《国闻周报》



王重民	陈垣
叶恭绰	赵万里



也有相似报道]

这封南北学者致王世杰的意见书，明显后面组织发起者是北平图书馆。根据8月3日袁同礼谈话，执笔者是叶恭绰，然后北平图书馆联络南北学人来签名。而顾颉刚在日记中说：“在报端见董康领衔上教育部书论四库全书事列有予名，事前未商同意。”（1933年8月15日，《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78页）不清楚陈寅恪是否也属于此类情况。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事，教育部与北平图书馆意见相左。张元济致函袁同礼、赵万里等讨论此事，意见与教育部相同，袁同礼也复函回应。

张元济信中说：“守和（袁同礼），斐云（赵万里），先生大鉴：敬复者，昨得斐云兄十一日手书，展诵祇悉，影印四库未刊本，二公主主张拟用善本替代，并联合南北各学术团体及各地学者，即日曹具公函，向教育部当局建议，甚盛甚盛。惟弟窃以为兹二事者不妨兼营并进，而不必并为一谈。”“至以善本代库本，则鄙见窃以为不必，且于事势亦有所不能。善本难遇，乞假尤难，往返商榷，更多耽搁。如是则观成无期，且善本亦正无穷。先得一明本，以为可以替代矣，未几而有元本出，又未几而有宋本出。若以明本自画，则于

目的有违，若必进而求元本，更进而求宋本，则观成更无期。故弟窃以为二公高见与教部原意，分之两利，合之两妨。”【《补白：张元济对影印四库全书意见——张氏复袁同礼等书》（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），《国闻周报》第十卷第三十三期（1933年8月21日）。《影印四库全书 袁同礼张元济各述立场》，天津《大公报》1933年8月18日第一张第四版]

而故宫博物院对此也颇有意见：“影印四库全书，尚有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图书馆之争。据本月九日上海《时事新报》载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江瀚氏之谈话云：‘文溯阁四库全书，向归本院保管，春间随第一批古物运至沪上，当古物滞留浦口之时，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将此书拨交中央图书馆保管，后以关系重大，未能实现。旋即由中央图书馆以影印名义，将此书版权归诸该馆。事前未于本院接洽，遂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。是此影印动机，已不纯洁，而非简单的学术问题也。本馆为国家文化机关，影印本馆保存之书，自当由本院主办。但为迁就事实，力图补救起见，除保留所有权外，均可让步。乃将中央图书馆与商

务印书馆签订之合同，修改数条，提交本院理事会决议通过。’”【《补白：江瀚谈影印四库全书》，《国闻周报》第十卷第三十三期（1933年8月21日），另见《被影印之四库全书 故宫仍留所有权 江瀚昨谈问题之经过》，《华北日报》1933年8月9日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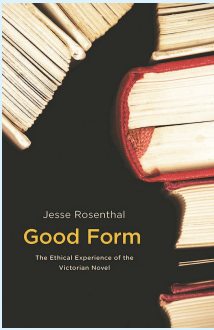
而教育部于8月14日发出聘书，聘陈垣、傅增湘、李盛铎、袁同礼、徐鸿宝、赵万里、张允亮、张元济、董康、刘承幹、徐乃昌、傅斯年、顾颉刚、柳诒徵、张宗祥、叶恭绰、马衡等十七人，为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委员【《四库未刊珍本编订目录委员聘定》，天津《庸报》1933年8月15日第一张第二版。《补白：袁同礼覆张元济书——为影印四库全书事》：兹闻编订目录委员会，业已组织成立。《补白：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编目委员会》，《国闻周报》第十卷第三十四期（1933年8月28日）] 顾颉刚其实当了挂名委员而已，据其1933年9月9日记：“明天《四库全书》委员会开会，守和来邀，予亦未能去。”（《顾颉刚日记》卷三，第86页）

8月20日《北平晨报》发表社论《不必影印四库全书》，认为四库全书对于现代学术缺乏应用之功效，主张“选印佳作，单独刊行，不可全部影印，更不可整部发售”。8月21日天津《大公报》也刊有《对筹印四库珍本之希望》，其中提及“其后南北学者董康李盛铎等两次致书教育部王部长，贡献意见”。8月22日天津《益世报》也发表了《关于影印四库未刊珍本》（《国闻周报》第十卷第三十四期，1933年8月28日）。而北平图书馆还在馆刊七卷五号刊发了《影印四库全书专号》。

冷庐主人在《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“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”》一文提及：“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有《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》，选经史子集四部，共三百四十三种，都若干卷。前有例言四则，后附‘质疑目录’五十二种。惜编者缺乏图书目录学常识，自该草目公布后，即有董授经傅沅叔叶玉虎诸先生联名致书教育部，曾有强烈批驳之处。”（文后署有写作日期：“二二，八，二十六，于北平”，《国闻周报》第十卷第三十六期，1933年9月11日）董康后来又曾致函教育部，对关于影印四库全书提出过具体改进意见书（《补白：董康函陈教部关于影印四库全书意见书》，《国闻周报》第十卷第四十期，1933年10月9日）。 ■

一周英文新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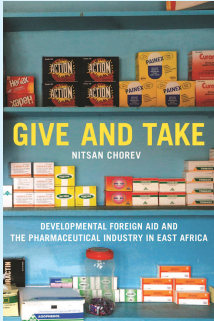
《好的形式：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伦理体验》(Jesse Rosenthal 著,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

19 世纪的小说阅读经验中，情感、形式以及“对与错的感觉”是如何混杂在一起的？本书认为，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将叙事形式的感觉——直指令人满意的结论，与内在的道德经验联系在了一起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操守是该时期最缺乏吸引力、最无趣的特质之一。但是本书提出，小说的道德解释对于小说形式的发展至关重要，而且即便这一点未被认识到，这种道德方法仍然是我们理解小说的基础。作者汇集了来自哲学、文学和叙事理论的思想，表明我们无法理解从 19 世纪继承来的小说形式原则，便无法理解其道德原则。

《相互妥协：发展型外国援助和东非制药业》(Nitsan Chorev 著,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)



本书研究了 1980 年代初至今的肯尼亚、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药品生产，以了解外国援助对工业发展的影响。尽管批评家指责外国援助是浪费的、适得其反的或有剥削性的，但也明确证明了“发展型外国援助”的有效性。

在非洲追求经济自给自足、与艾滋病和疟疾作斗争，以及就负担得起的药物进行激烈谈判的背景下，作者为人们对外国援助和发展的普遍看法提供了重要的纠错证据。她表明，在捐助者愿意采购当地药品的情况下，他们创造了新的市场，这使当地企业家有动力生产新型药品。反过来，当捐助者强制执行严格的标准作为进入这些市场的条件时，随之也促使生产者提高质量。